上海往事碎影

林東子

24.茭白园路

杨浦区的茭白园路是一条不起眼的小马路,外婆就住在那里;我小时候也住过几年,那里是我感到最亲切的地方。小时候经常听外婆讲她父亲的事,后来才知道在苏维埃的档案里有我曾祖父的名字:裔庆荣。他很早就参加了中共,外婆年轻时也当过联络员。这里大多数是私人房屋,解放后,旧茅房拆迁后,盖了一排排整齐的二层楼砖房。就是各家门对门,中间相隔一条很窄的弹硌路。

这里每天早晨是热闹的旋律,欢快的进行曲。天还没亮,各家的门就"吱扭、吱扭"地响了,在一片"哗啦啦"刷马桶的声响中,杂着各种音调的叫喊声:"张大妈,去买菜啦,今朝有新鲜的带鱼。""侬先去,帮我排只位子。"

我时常拉着外婆的衣角,随着几位阿姨去菜场。从菜场回来后,整个弄堂里已是烟雾腾腾的,家家都在生炉子,我也常帮着外婆扇炉子,眼睛熏得直流泪,还在拼命地扇着。

外婆出来,把炉子拎到弄堂口,那儿有穿堂风,炉子一会儿就旺了起来,各家生完了炉子就拿着铅桶去水站拎水、淘米、洗菜……水站上热闹极了,媳妇们卷着袖口,麻利地洗着衣服;她们有时凑着耳边说几句悄悄话,便哈哈大笑起来。

器闹的上午过去了,下午的小弄堂显得很宁静,外婆戴起了老花镜,从扁圆形的柳条筐里拿出了针线开始缝补衣服。远处传来悦耳有节奏的"笃笃"敲竹筒声,这声音在小弄堂里荡漾着,惹得睡不着午觉的孩子一骨碌地爬起来,溜出屋。那是买绿豆糖粥的老头来了,我常常溜出去,拿出二分钱,喝了一碗又糯又凉的糖粥。粥滑得很,吃在嘴里,"咕溜"一下滑到肚里。在炎热的盛夏能喝上一碗爽口而清香的粥,比吃山珍海味还要有味。

当卖粥的老头挑了摊子刚走,后面又传来轻脆的"当当"的铜器声。一个老头"吱呱呱"地挑着一副担子走了过来,我急忙跑进屋钻到床底下,找出破布,废铜烂铁去换几块糯米糖。

环城南路1035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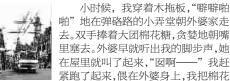
(南桥一号对面)

妙境路408号(近2

号线华夏东路出口)

春天大道9号33室

(近21世纪城)



糖朝外婆嘴里塞去……"小姑娘头发乱蓬蓬的,夜里老鼠要爬上来的。"我不敢乱动了。外婆慢悠悠地帮我梳了个又光又亮的小辫子,额前没有一点留海、直头缝、辫子编得很紧,像一条老鼠尾巴似的拖在后面。不过我觉得挺美,拿着小圆镜左看右瞧地看上好半天呢。梳完了头,就坐在外婆脚上荡秋干;她拉着我的手笑眯眯地哼了起来:"摇啊摇,摇到外婆桥,外婆叫侬好宝宝……"

当年弄堂后的空地上新建了一个钢铁厂,大跃进时代大炼钢;每天下午,有几大卡车煤渣倒在空地上。我喜欢和弄堂里的惠惠、常宝一起,从门外拿起了小元宝篮和小铁扒去捡煤渣。我们来晚了,许多小伙伴早已蹲在地上,拼命地扒着煤渣堆。我也用小铁扒刨呀刨,发现一块没燃尽的煤,心里甜滋滋的,高兴地像看见了一块黄金一样。夕阳西下,我们踏着晚霞的余光,挎着满满两篮煤渣走回家。当我们走到弄堂口的自来水给水站,看水老头从小木板房里伸出脑袋,一手拧着很大的自来水龙头,一手拿着很粗的胶皮管朝每个铅桶里放水,大家在窗口上放一块水牌……

船上的人家生活很有趣,妇女拿着大淘箩在河边淘米、洗菜,然后蹲在船头,在黄泥垒成的小灶上煮着蚕豆、芋艿菜饭,莴苣叶咸肉菜饭。呵,香喷喷的味随着一缕缕青烟在河面飘散开,好香啊……他们赤着脚蹲在船头,黑乎乎的手端着大木碗狼吞虎咽地吃着。我不由自主嗡动着嘴,馋馋地盯着他们,肚子也在咕咕地叫……

我回到了家,外婆已做好了晚饭。大方桌上放着蚕豆菜粥、南瓜饼、咸鸭蛋和蒸茄子,这是我最爱吃的饭菜。我搬了张小方桌放到门口,外面的人家已经在吃饭了,有的坐在门槛上,有的端着碗,串着门边唠边吃着。

晚上这儿则是一首优美的轻音乐,吃好晚饭,弄堂里的男孩子又去捉蟋蟀了。我就坐在凉席上和隔壁的圆圆挑棚棚,一根鞋底线能挑出许多美丽的图案。

42.追凶绝招

化妆包是织锦缎做的,双层。不过,林艳红伸手一捏,就凭手感还是知道里面什么——金块。"这……不好意思。"尽管心里乐开了花,表面文章总要做的,林艳红伸手把化妆包推回去,等做成了再说。"一点见面礼,等成功了,我们老板会重重酬谢。"苏心秋又把它推过去。

红

账

苏心秋返回深圳不久,西浦厂信函追来邀请孙老板去敝厂考察洽谈。就这样,经过干女儿巧妙斡旋,孙老板顺风顺水坐上了西浦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第一把交椅。其实,在考察时,西浦厂懒散、浪费,且松松垮垮的习惯已成自然,就被孙老板看在眼里,所以他一坐定位置,就对西浦厂收骨头,弄得下面怨声载道,引发一系列事件。

随孙老板到西浦后,苏心秋离群索居,在西浦人眼里显得神秘莫测,其实暗地里她于公于私任务都很艰巨。于公,她要为干爸爸物色人才,拉出一支团队,成为企业的顶梁柱。于私,她和小赵开始实施计划,早日完成他们的使命。可这中间,孙老板交给她一个任务——用美人计取代林艳红,当

财务总监。几天后,在核心会议上,人事部长高浦清毫无征兆地宣布,鉴于林艳红女士年龄偏大,不适于任重职,她的财务总监一职由苏心秋女士接替。随后,苏心秋故意与金赤名保持距离:"外面说得难听死了,我们还是避避风头……"金恨恨地说:"一定是那个女人散布的,你别怕,不会让她得意太久……"

接踵而来的是,在林艳红身上发生了敲头案和人室盗窃案。眼看着林艳红屡遭袭击、身临危险,姐弟俩觉得他们要抓紧了。一旦林遇害,他们无从得知担保人是谁,那翁婿案之谜就真正石沉大海。姐弟俩搜肠刮肚,想出追问林艳红的绝招——趁她不注意,钻进她的车里,在行车途中追问,她无法逃脱,无奈之下兴许能说出真相。这位弟弟虽然在西浦分局检测科供职,却干起了刑侦队的工作,不过,仅是他的私活。

经过一番跟踪,小赵摸准了林艳红的出 入规律,并搞到林的汽车钥匙。

南其昌路326号(东方) 沪太路1555号(七号

(近莘庄地铁南广场) 有线新城营业厅旁) 线行知路站1号出口)

一天傍晚,小赵神不知鬼不觉地钻进林 艳红的小车,猫在驾驶座的后面。他猜得没错,林也用独自在车里的当口打秘密电话,这 个秘密电话,使小赵暂时放弃追问。

鬼,林开口叫对方鬼,口气像在打情骂俏,叫对方鬼。君不见现今的女孩叫自己的男朋友"猪"。她说:"红本子什么时候拿去?省得被人抢被人偷,晒出去,对你没好处!"

"多少?按协定上的份额分。一分都不能少!"听林艳红这话,小赵以为是讲单位财务里的账。后面的话就很不寻常。

"扣除别墅的钱?没门,那笔账另外算,那是你要付出的代价,我陪你玩的代价!"林艳红的语气像江洋大盗,"你耍赖?港商九百万有字据在我手,我还拿到了三百万的旁证,要不连红本子一起交出去!"

"港商"和"三百万"引起小赵的警觉。姐弟俩从录音中听出端倪:那"鬼"八成是担保人,另外他们江家两条人命换来的不是三百万,而是九百万。林要追回少拿的部分,他们事先还签了协定。还有红本子,可能红本子里有揭露担保人的证据,是林艳红与鬼交易的筹码。

这个"鬼"是谁?他们找了他整整三年,现 在一定要找到。

这次林接到一个电话:"到哪里?干嘛那么远?……我记一下,西浦渡口,周五晚上,好吧,到时候你把钱带来,一分不能少,见到钱,我再把红本子交你,这样就两清了……"好了,他们马上知道那个鬼是谁了,苏心秋嘱咐弟弟说,只要那个鬼一出现,他们交易尚未结束,就报警。趁着人赃俱获把他们一举归案。

星期五晚上,跟以往不一样,林艳红把车停在夜巴黎美容院停车场,先去浴场,然后进美容院。候在这里的小赵发现驾驶座上已经放了一只小型保险箱。看来,已为装钱做好了准备。过了好一会,林做好美容出来,坐进车里把一本普通的红塑封套笔记本装进保险箱并锁上,然后把扣保险箱的绳子用锁扣上自己的右手腕,小赵想,怪不得抢、偷者一无所获,原来林把红本子藏在夜巴黎美容院的某个地方。

卫清西路579号

(近蒙山路乐购)

康沈路1883号

(近年家浜路)



双城路390号

(永清路口)

400-820-5322|400-820-4946|400-820-8626|400-820-3538|400-820-1755|400-820-7925|400-820-3078|400-820-8378|400-820-0302|400-820-6378|

金高路1300号

(近巨峰路易初莲花)

莘朱路224号